

天庭龍

順聞興

日述慈

錄略記



龍興慈記一卷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予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邪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 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 熙祖起曰汝

聞吾言乎

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

熙祖候

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

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

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

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墓墓後土

自壅為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徙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

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

土自壅為墳人言墓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

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

熙祖

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堂
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峰插天為遠案黃
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時
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
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為襦今名紅羅
幃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墾見之驚疑回
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智天縱主僧
禁縛之塔下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
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

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夙稟混一寰宇志矣伏讀

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群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群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挿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搜尾轉入地中真以為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 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

子 聖祖立于仆碑 踏石龜背上 望之石龜行十數
步 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 受命非異也 常也有開必
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 不惹庵僧問詰不已 題詩壁上
曰 腰間寶劍血 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 老僧不識英
雄漢 只管刀刀問姓名 僧洗之去 題詩旁曰 壁上新
詩不可留 欲留在此鬼神愁 慢將法水輕輕洗 洗出
毫光射斗牛 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 遂不問系曰
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 剷削不平義之 决宥釋細故
仁之寬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汗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候賢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薦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

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
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
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
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
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
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
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
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
法一覽洞悟翊運為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

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
息 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
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
也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克乘輿往遂如言回
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
軋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明早朝衣緋
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
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
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
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

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 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
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
寧碎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
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昴奎用酪

畢用鹿肉嘴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并鬼用粳米
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粳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
果翼用煮熟青黑荳軫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元
用蜜煮菘荳房用酒肉心危用粳米粥尾用諸果根
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荳汁室用
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粳米烏麻野棗
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
把金椅用二十八纒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
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
椅芒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陛下

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
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
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臨
刑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儒
學職以薦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
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
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
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
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

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

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

英賢之衆戀主之息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

卿欲朕緊掌山河達就榻上扣頭勉

主之忠乎嗚

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

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至

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

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
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扣頭曰 聖上憐
臣 賜二宮女 恩莫報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
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再 賜何妨且
入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
寫曰悍嬪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癩又有無
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
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
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
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

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鄰人也登極後

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燕之二人

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誨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

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

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息圖報惟我

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酒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

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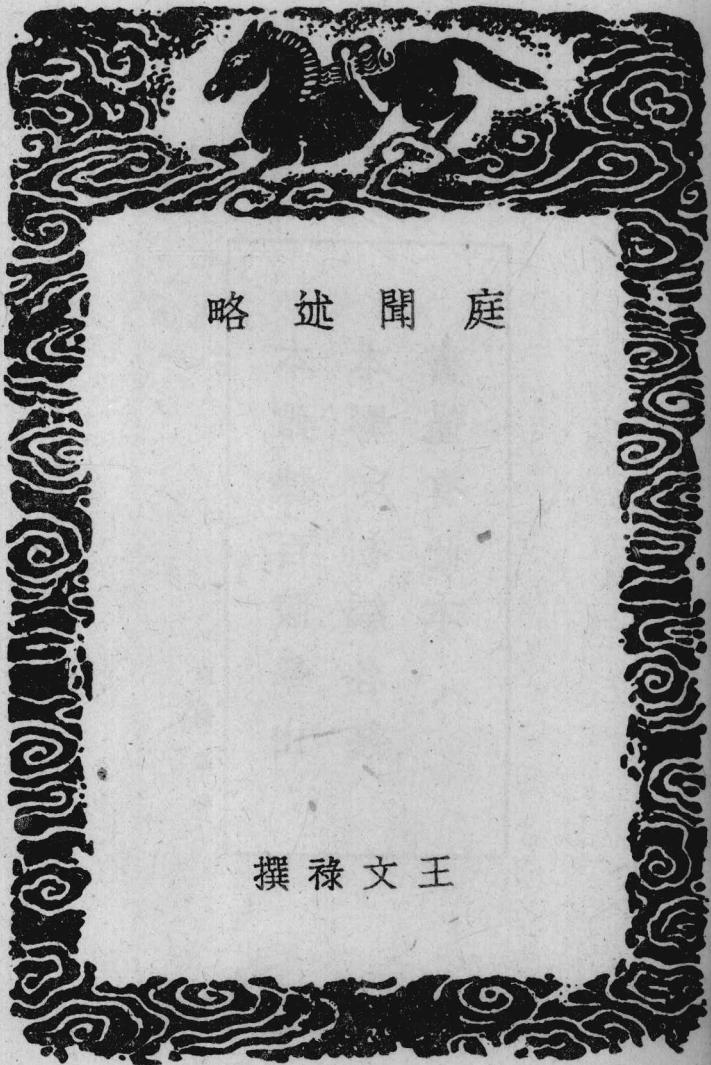
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

登極錄壁間詩攜

子奏聞卽命工部造府封子為王其嬪不召見
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為王系曰欽仰聖睿非膚淺
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
子合年月日認之多錫予亦名養子有封爵者噫衆
建親支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
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
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
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
歟故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
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胡惟庸
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若干人目曰胡藍二黨問
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
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
周顛仙于匡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
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
主也又角元宿矣系曰 聖祖盪滌夷腥首開華治
上天經星降靈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
切鼎湖之息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庭聞述略

王 文 祿 撰

庭聞述略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庭聞述畧一卷

先康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懼變後類多
亾逸乃今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群盜繼起閩
鄧茂七浙東葉宗留湖廣黃肖養四川趙鐸固原滿
四倭奴數犯沿海乘輿且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
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
之未弛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己巳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墜
見一虜騎牽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

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
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
前一斧斫落虜首塞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
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
可以遮胸必瘳木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
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

石亨勇力絕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葦束
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騁馬疾馳以刀尖挑葦
束左右互轉輕捷如束薪然蓋不啻千斤力也天生
亨彪以衛都城而奏清風店之捷惜處置非宜俱罹

大辟文臣激之且擠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鏡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今隸逐之去衆奔散或相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

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一有人曰中
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墜刀
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稟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
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衝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
一面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
七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管一帶鋪
又往茂七稟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
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
乃據延平稱剷平王訛言旗燈爲鄧字之應御史聞

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鑾後善終

錢寧不知何姓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與戚賢善武宗收為義子賜姓朱授後府都督掌錦衣衛印誘上聚財各處鎮守太監俱索進奉視地方定銀數南京守備十五萬兩兩廣十三萬兩湖廣十一萬兩四川九萬兩河南八萬兩陝西七萬兩山東西閩浙江西有差又添設鎮守一年一進奉仍舊稍不如數卽

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鑾後善終

錢寧不知何姓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與戚賢善武宗收為義子賜姓朱授後府都督掌錦衣衛印誘上聚財各處鎮守太監俱索進奉視地方定銀數南京守備十五萬兩兩廣十三萬兩湖廣十一萬兩四川九萬兩河南八萬兩陝西七萬兩山東西閩浙江西有差又添設鎮守一年一進奉仍舊稍不如數卽

更之各鎮守指以進奉為名科派地方莫敢撓阻惟
陝西為甚蓋因廖鸞廖鵬畢真劉朗相繼為鎮守取
銀各有名色田有餘糧錢每畝銀一錢屋有地租錢
每間銀五分老人有拐杖錢女兒有脂粉錢寡孀有
快活錢咸苦之朝臣諫南巡江彬欲重責寧輕之全
活甚眾京軍按月給衣糧工部借軍不發每操軍早
散恐誤一日生理多德之死後竟遊崔駙馬家作聲
曰謀反非罪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
岳飛不合助言寘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
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

江彬蔚州衛人因錢寧得寵十二年八月誘幸宣府
建行宮十三年正月回鑾七月又幸宣府欲出居庸
關兵憲張欽請驗勅乃放無勅阻之遣回取勅十月
過榆林沿邊較獵至應州雪中遇衆虜問何軍曰
聖上在曰何得在此 上乃命兵將撒開宣會進貢
者近前解戰袍示以金甲衆虜馬上扣頭去不然幾
蒙塵矣十四年二月回鑾六月江西寧王反彬誘親
征八月二十日駕出十二月至南京十五年三月王
都御史守仁解宸濠至彬欲陷之請旨往問內臣張
永素重王公請與彬偕往至舟次扣見宸濠俯首不

言彬以言餽之喝曰爾欲陷人快去永扯彬起曰殿下無言速覆 旨王公免害永之力也六月十一日彬會喬兵部宇于演武場欲逞部下武勇問有武藝者可與一較宇曰精者甚多猝難呼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蓋宇豫虞彬有異志精選數十克隸卒讓從至是出應之一人小而黑人呼鬼李有神力善跌打扣頭請較彬部下邊人長而大視彼忽易之李佯放身彼進步拿之李以足剪而仆彬失色復呼勇者來較連勝之彬由是奪氣後勒取十三城門匙鑰宇令經歷楊美璜堅執不與又誘牛首山打虎後湖

撒網得蝦蟇一內侍諛曰此直五百金 上曰汝買
去十一月回鑾十二月有星犯月京師謠曰月鉤星
斬江彬十六年正月元日子初彗見西南三月十四
駕崩彬隨棄市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
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

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失此干城且邊軍
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
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陽明王公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挿出山外下

臨無底人無至者公乃局身徐步若龍蜿蜒竦立巖
前瞻顧而嘆曰奇絕蓋神全而不眩心學之力也以
故能當大任卒戡宸濠之變云

丈夫風波上站之定其千鈞之弩百煉之鋼乎毋為
穿鑿此七日而渾沌死也行所無事智入矣

曾子三省以為人謀之忠為首蓋能為人謀方為丈
夫非為人也盡己之心也謀可弗忠乎

或曰上古無鬼或曰有人必有鬼也安知上古之人
非前劫之鬼輪迴乎康毅君曰上古若無鬼也唐虞
中古矣亦若無鬼也刑措不用而無戰爭人咸得盡

天年自周秦後鬼衆矣不得其死不盡天年精靈不散安得無鬼也予壻于陸宅春過陽橋有物如犬從橋下欲上予喝問之急奮而復墮者屢明發視其處草不動一莖方知其鬼也人死決有鬼仙亦鬼也特靈明能自作主耳生人可不收斂精神以待終哉嘉靖癸丑仲冬聖偶觀荀悅申鑒曰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乃喜甚夜夢先康毅君曰汝好博觀能記其要若申鑒所言發先儒未發也雷同勦述何必記哉文籍雖博其要者亦鮮矣惺後悲感不勝時四鼓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此太平十字經也岳侯不特可為將亦可為相奸檜陷之寃哉傷哉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生人八字經也小子識之文祿知而未能可耻也已

小子文祿初就外傳也患學之不進先廉毅君誨之曰漆絞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賢熟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祿今省之猶昨也悲哉

戒暴怒生人第一義可以延命可以長生

卷完

附錄私謚廉毅先生議

謚議曰嘗聞君子之立身也存有可旌之善沒膺不朽之名蓋所以樹風聲於既往示激勸於將來匪細故也吾友學圃先生王公秀鍾將闡跡奮儒林德全正直剛柔教得溫柔敦厚多才多藝鑑物澈而無訛不諂不驕與人恭而有禮鐘鼓旣設時追尊俎之權兄弟孔懷克篤墳篋之樂鄉閭孚其行義僮卒懷其惠恩可謂心逸日休樂不離正者矣且又堅強罔屈卓立不群遇事敢爲萬夫莫當其勇好謀善斷片言適中其機乃武乃文教子成廟廊瑚璉肯堂肯構貽

謀紹帶礪規模無狐疑鼠首之心有豹變龍驤之志
庶幾忠信明決臨事不眩者歟公旣沒諸所交於公
者僉謂褒封之典未及幽隱之德宜彰合加顯稱以
揚厥美咸謹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強而能斷曰毅
易名節惠允稱鄉評乃合而謚之曰康毅先生庶足
慰英魂於九泉昭懿範於百世也先生諱佐字朝輔
號學圃海寧衛揮使王公軒仲子云嘉靖癸卯冬中
順大夫襄陽知府海鹽東濱徐咸撰

庭聞述畧一卷完



天 順 日 錄

李 賢 撰

天順日錄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天順日錄

李賢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

前訢其迎 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
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
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
以爲 朝廷清正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
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卽將賢等降除叅政
等官人以爲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
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
得卽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
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
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

有妄言今與有禎同責於心不堪卽召吏部尚書王
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
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
讒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
可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
杯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
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

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常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卽固辭曰不可時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卽言于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卽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况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石亨輩嫉而黜爲福建叅政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旣不去福建令住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禎以
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爲衆論所推入閣
與有禎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
之難助有禎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
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
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
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
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
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
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

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
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禎與
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
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
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
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獄是日晚晚雷電大
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冰
深尺餘明日卽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
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
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

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

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要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上曰再遣武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于權貴之
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
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
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
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 上以邨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

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

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
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
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
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
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
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
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卽用
之不應者卽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三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

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
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
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
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
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住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
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
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
讀講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

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
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
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
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
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
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
官將二十人 上——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
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
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

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
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
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要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
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
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
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
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
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
卽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

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卽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旣出見

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
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
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
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卽令
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
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
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
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

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

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賊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

予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

都御史兩人中推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

平易亨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

榮賢以爲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

賢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

謝而從之一日 上名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然賢請勅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之不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
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
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

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

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

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于鳳陽造房

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

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

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
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
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嫗老婦五六人
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
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
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
美事旣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
僧徒多濫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
聚集數萬 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卽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爲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齎勅書束帛造

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卽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
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卽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
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
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
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爲左春坊左
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

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

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

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

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

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

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

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病

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閒不

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
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
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
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
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旣稱衰病務
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
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

以答 朝廷致意間日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
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
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
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
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
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
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
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
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致發腫五

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
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所乘曲乞回動賢謂若肯
處士吳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
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以政事數十條參定七日趨朝入謝上甚悅且云
日復遣大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每來必
太監安寧齎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劉禮調治四
日遣大監裴富齎羊酒來視六月一日復遣富對
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上卽問之左右以疾對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

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
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爲善 上首
肯之且曰旣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
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身賢卽拜賀云此舉
實 帝王盛典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
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
爲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爲之奈何賢
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
爲良法其私情旣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

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卽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處叅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再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

則名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
息至申初復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
處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
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
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 祖宗孝 母
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
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爲堯舜
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
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
稷蒼生之福也

駢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
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
日 上名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
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
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
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
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
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
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

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
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
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
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
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
無厭寧有紀極 上卽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
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
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卽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卽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

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
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
復位時卽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
卽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
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旣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
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
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

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冬十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提抄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上初不悟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

左右貴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卽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爲瑜至必不用又謂石總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爲尚書羣小愕然衆毀

方息

上初雖聽賢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于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謂賢危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

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爲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其御史多言便以爲當說濟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上名賢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卽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旣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

之且責其非溥慙愧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
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
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

殺王文干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
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
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陰圍蔽太陽
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
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
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
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
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

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
於是置亨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
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
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
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
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
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支及今辯
之于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
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

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

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卽出榜禁約

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

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

賢曰此 祖宗舊制卽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

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

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

部尚書王翱及予三人待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

于其中名布政蕭昺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

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爲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
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爲然不意
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再不可
舉賢以爲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
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
悅者遂召富爲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爲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 勅戶

部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
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
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
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
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
子弟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
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
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
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

之心幸甚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亦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

問其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要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眷至厚一旦有失即置于法畧不假借用是不敢肆

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
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
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
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
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
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
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
日賢言于 上曰元惡旣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
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
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卽有漏泄於彪者上召賢謂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卽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

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
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
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
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
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
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
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
位安用如此撈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
然在職豈有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

無所施矣招權賄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
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 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
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
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
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
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
之者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

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賚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
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
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天下氣候關于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于親
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
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于上氣乖
于下一年甚于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
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
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內之民無饑寒流離之苦由
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

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輓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于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名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名用以見 朝廷悟亨之非

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人名至京師 上憐其衰
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在刑
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輓之爲人亦
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
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輓遂名
爲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
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
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
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

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
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讐害人涉虛者
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
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名問畢從容
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
多不能存活 上曰爲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
安得蘇息 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
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

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
申報巡撫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
免三分已而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
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
賢多言取愆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
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
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鼓
其說者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
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

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重之賢對曰此乃私
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
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
能答題意具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
息不然欲訶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
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
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朝臣
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
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

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
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
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
如此乃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
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
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
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
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
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可獲見我兵不動
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

恐 上意初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爲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疎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爲兵部侍郎其巡撫湖廣亦暫設耳 上以爲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 上亦以爲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 上召言及諒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

上以爲然命下輿論亦愜翔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
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數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
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
算不行救護 上名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
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灾
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
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
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
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

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
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
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
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
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
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
布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
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軫輩害之寧
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翱曰 聖恩所放

最當卽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

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爲緊要今雖
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
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謂吏部尚書王翱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
見于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
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
涉虛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旣以

爲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
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
敢辯理賢曰若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
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
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
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
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

須與戶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
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
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
以省冗廢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
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
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
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求存然
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

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賤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危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反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倡獍過河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

及馬昂四人言於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況又起
兵宜寬恤以蘇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
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
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
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
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
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
祥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

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
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
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
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
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
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卽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
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遂臬宅前遇臬方出斬其
首碎其屍蓋臬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
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
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

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捨馬驚亂以爲出征之
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拏住予亦
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
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
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
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
位今被遂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謂此
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
除此害卽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人防
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

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
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
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
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
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
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
之子慮其脅從者不寧卽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
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
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

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禎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卽言御史聽有禎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於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

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
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慰勞之陞
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
君德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
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於已無益也
不但無益于已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
有見于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
之臣惡其攻已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爲莫敢誰何由
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軌
楊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內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于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

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旣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爲如此誠不可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上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八月十六日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爲賊所傷乃

能力疾恭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
卽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
承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名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
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
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
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
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
秩不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
光不然雖兼十官亦非美祗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
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

十員名爵之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革之一空能免
誅謫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
也士大夫宜以此爲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
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
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
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
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
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
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

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

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論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資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

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
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
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藩羗民叛亂
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統兵頡頏難以成
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
帥師弟子與戶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
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兼統貴州九百
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
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然此
等事情誠非穩便卽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
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
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雙目卽熱
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
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
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
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
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
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爲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
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琯稍弱賢曰此人居是

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辨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十百人能干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
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
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
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
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旣缺大軍亦難駐劄况
今年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
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
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
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

爲允當

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

起身名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

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上

下金臺卽名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

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退賢曰誠如 聖

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

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卽報琚

疏乞致仕琚速上陳 上見琚疏意却不忍曰琚爲

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同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旣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喜睿之當陞若非先報瑁亦不知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于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